

妈妈再生你一次

——我与空难的儿子

沈丽萍 著



中國婦女出版社

妈妈再生你一次

——我与空难的儿子

◎ 沈利萍 著

中国妇女出版社



引子

他 17 岁时被特邀出席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

他参加了第 36 届世界残疾人滑雪比赛，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赢得两枚金牌，从而第一次将五星红旗升起在贝托斯特拉滑雪场；

他 18 岁时成为中国'99 长城国际马拉松邀请赛最年轻的组织策划者；

他的故事已被拍成电视连续剧，挪威王后和首相的亲自出演，开创了国外首脑级人物在中国大陆影视出镜的最高规格；

由挪威 NIK 国家电视台跟踪采访三年拍摄的电视专题片《穿越长城之子——马克·王》在欧美各国热播；跟踪拍摄一年之久的《弗莱卡世界联合》专题节目片，在挪威引起反响；

他是挪威红十字诺迪克世界联合学院录取的第一位中国大陆留学生；

他如今是奥斯陆大学经济系学生。这个系的教师队伍中，拥有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

.....

这是同龄年轻人的阅历中少有的辉煌经历。经历，是人生的一个放大镜。有所作为，便是人生的最高境界。那么这位有

所作为的青年是谁？他有什么天赋？他有什么背景？

他没有任何大背景。他的母亲是一位执著的清廉的画家；他父亲的单位在国家经济转型期已经破产，他的父亲面临着许多人在这个时期所面临的艰难；

他没有任何特殊的天赋。童年时曾和许多男孩子一样地无忧无虑，淘气贪玩到几乎无所不能的地步，经常被人误以为是多动症；

他是我的儿子，名字叫王嘉鹏。他现在依旧很年轻，才 22 岁。

但是，嘉鹏确实也有与众不同的地方。与众不同的是，他在 12 岁时经历了一场惨不忍睹的空难。就在空难那几秒钟的可怕瞬间，他顿然丧失了孩子们与生俱来应该享受的美好童年，医生们不断送来的病危通知书，残酷地将要改变他的一生……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部 九死一生,母亲同你走过 /1

一、难解梦魇 /1

二、“救救我,妈妈……” /11

三、从“死亡黑手”中夺回儿子 /24

四、炼狱里的抗争 /33

五、编织着无望的希望 /39

六、“困兽犹斗”般的母性 /45

七、幸运总在风雨后 /56

八、为了孩子,母亲不垮! /65

第二部 “活着真好!”——我们重识人生 /76

一、转化绝望 /76

二、靠科学拨亮生活明灯 /88



- 三、生命还要继续 /96
四、弱小,并不渺小 /106
五、砺炼坚强 /115
六、生命涅槃 /126
七、凝聚血泪的持久战 /138
八、拥有生命,就拥有一切! /150

第三部 为生命奔跑,母子同航 /165

- 一、母亲必须奋斗 /165
二、见缝插针的“课堂” /176
三、向北方 /190
四、妈妈永远不会“下岗” /201
五、自信+刻苦=成功 /211
六、为生命奔跑 /224
七、异国他乡的故知 /235
八、儿子,我生命中的天使 /247

感恩母亲 王嘉鹏 /257

第一部

九死一生，母亲同你走过

一、难解梦魇

1993年，深圳淡水一个酒店的大型壁画前。我们在这里已经搞了两个多月的美术创作了。

我在宁夏画院工作，原本是学国画的。

儿时总去爸爸在党委大院的办公室，最早的启蒙是爸爸给买的小人书。休息天爸爸总加班。坐在爸爸的办公室里，他写文章我写生字。孩子么，写一阵就烦了，于是爸就给我一本小人书，我就照着画，还时不时地请爸看看我的“作品”。不管画得好不好，他都表扬我，于是我就真觉得自己画得挺棒。上学时也喜欢画画儿，仅仅是爱好而已。真正画画儿是在我当回乡知识青年的时候。

那时文化部门在我们这儿办了一个农民画学习班，说是要为自治区搞农民画展览做准备。我特别激动，第一次感觉到有老师教、能真正地画画儿了，就拼命地画。

画什么呢？老师让画自己最熟悉的。熟悉什么呢？我熟悉养猪。小时候家里养猪，我总是给猪儿挑草，于是就画了幅《养猪姑娘》。这是一幅两尺长、三尺宽像年画一样的水粉画：一群可爱的小猪簇拥着一位纯朴的年轻女饲养员，饲养员提着饲料桶、拿着舀子，就要给它们“开饭”了。饲养员像我一样，

扎着两个小短辫儿……结果作品被选上，参加了自治区画展。

画展结束后，北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老师来银川招收工农兵学员。我是在地里干活儿时接到的通知，连跑带颠地赶去了。考试时，画了人物素描、静物画和速写。老师说我绘画的感觉特别好，还问了我的家庭住址。我说挺远，她说明天还要考，干脆就住在她所在的招待所吧。于是我留下住在她的房间里。一个怯生生的乡下丫头，连老师的姓都没敢问……临分手时，老师嘱咐说：“我们几个老师都觉得你很不错，回去后就抓紧时间画速写，一定做好上学的准备！”

这次招生，我连体检都通过了，可是没走成，卡在父亲的“问题”上了。老师难过地对我说：“没有办法，我们反复争取就是想带你走，可是没有办法……你有灵性，千万不要放弃，我相信你还会有机会的……”

那次我哭了，整整哭了一路，第一次感到了那样的绝望。那天爸爸也在等待，在地里干活儿，一会儿回家一趟，一会儿回家一趟。一进门，爸看我像个泪人就明白了，我就说了一句话：“爸，为什么是这样子……”爸的眼泪顿时涌了出来，他调头就走了……

我又哭了一会儿，突然明白了什么。当时在揽大白菜的沟，我赶到地里，看着汗流浹背的父亲，立即脱了鞋、卷起裤腿奔过去：“爸，我来！”那天下午，边哭边干，拼着命揽菜。

“别哭了女儿，爸对不起你，爸没有办法……”爸说。

“……爸，您是好人！总有一天我还要上学的，我要上！”我渐渐理智了。

可第二年招生我没报名。就在招生工作快结束时，有关人员翻档案看到了我第一年的各种材料。湖南师范学院美术系在宁夏招生，银川郊区有一个名额。当时郊区政府一个负责人的女儿在我们这儿下乡，她常在家提起我，说我是村里的团干部，

曾在郊区农村青年中评为先进，画儿画得不错。于是我这才搭上了招生的末班车。

我去上大学的时候，家里实在是太穷了。那时候火车票分坐票和站票，我根本就买不起坐票。爸爸为了让我在车上能有个座位，就动手做了个能折叠的小板凳，就是北京人说的马扎。我当时没见过这种凳子，后来才发现它居然和市场上卖的画家的画凳一模一样。妈妈给我烙了一个直径有一尺来长的大饼。饼没东西装，就放在一个纸箱子里。我身上带着全家攒的和跟人借的几十元钱，妈妈仔细地把钱给我缝在里面的衣服上，再三安顿着：“上了火车，坐的时候，脸一定要对着窗子，不要对着过道坐。不要跟任何人说话。饿了，就就着这瓶瓶里的水吃点馍。转车的时候要问清楚，要跟在人们的中间走……”

到了长沙的学校一看，我很震惊：同学们已经都来了，提着箱子，带着大画册，背着画夹，可我什么都没有！画册、画夹以及那么好的学习条件，从来见都没见过！

画画一般是从临摹开始的，我们一开课，老师就让画人物写生。我一看周围的三十多位同学，真的感觉到了什么叫无地自容，我是最差的！中午下课，几乎是跑着回到宿舍的，爬到我睡的上铺上，蒙着被子整整哭了一下午。那天下午没课，老师让同学们到附近看看去，我看什么呀……哭着哭着想了一下：我没有退路。

想想父亲脊背上的暴皮和汗，想想爸爸妈妈期盼的眼光，想想“女儿，别让爸爸妈妈失望”的那句嘱托，啊，哭没有用，只有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于是，我冷静下来，给自己制定了目标：拼命努力，一定要赶上！

学校晚上准时熄灯，为了不影响同学们的休息，我就买了一瓶点灯的油，熄灯以后，就在桌子底下点上煤油灯，向同学们借上那些我从来没见过过的画册临摹。

从坐落在岳麓山下的教室到宿舍要路过一条小街。街上总有好多好吃的，米粉的味儿老远就能闻到，可香了。同学们总是喊着我：“走，一起吃去。”我知道自己不能去吃，因为兜里就这么点儿钱，因为我也没有钱请人家。

我总是记着，主讲国画的先生曾经字斟句酌地告诉我们，身为画家，更应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岳麓山下，爱晚亭中，就应该是湖南培养出的画家的始发站。

班里还有个生活条件较差的女生，只要一下课，我们两个就拿上本子到周边画速写。我们画遍岳麓山上满山遍野的映山红，描尽橘子洲头的争流百舸。那段时间简直就是连轴转，白天上课，下课速写，夜间临摹……大概到了半年以后，老师已经开始在课堂上表扬我的作业了，一年以后，我变成了一个很有信心的学生，既能感到自己的进步，更对自己越来越有信心了。大学毕业时，我的成绩不错。

我知道自己的底子薄，除了努力工作以及结婚生孩子、养孩子、带孩子外，还是咬咬牙，到北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进修了三年。学习期间，除了国画，我还研修了线描和壁画。

眼下，我是宁夏画院惟一的一位专职女画家，怎么能辜负大家的期望呢？

这次搞大型壁画，我是主创人员。大家从来不知道我搞壁画的能力，看了我在这里的工作情况，我们画院的夏院长大大感慨了一番：“我原本不大相信女同胞搞美术能怎么样，小沈，这次，我们才真正知道了你的能力……”

无论如何，那南方夏季的天气真够我们银川人一呛，热得实在难以忍受。墙壁太大，我们画院的人又少，大家都想早点儿回家，只能连天连夜地加班，弄得都有些熬不住了。

有一天停电无法工作，我哥哥到淡水来接我到他家做客。嫂子给我做了一桌好吃的，可因为劳累过度，没吃多少我就和

衣睡着了。这一夜，朦胧中我觉得自己的双腿犹如被毒蜂般地蜇咬着疼痛难忍，两条腿的感觉是右重左轻，多少次挣扎着要从睡梦中醒来，但始终不行，一直闹到天亮后人才清醒。这时候，我发现自己的膝盖以下不知被什么东西咬的溃烂不堪，只有左脚踝的内侧有一个酷似圆规画出的圆圈里面安然无恙。在场的人都吓坏了，嫂子说自己在这房子里住了已经三年，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大家把被褥全都翻了个遍，什么也没有找到。当我返回淡水的酒店，一进门，大家全都愣住了，惊讶地看着我的腿，夏院长下意识地说了一句：

“哎呀，小沈，你家里有人要出事了，可能是孩子……”

“院长，可不敢开玩笑乱说，小沈本来就想孩子想得快疯了……”和我同宿舍的女同事赶紧打岔，“小沈，别认真，不会的，不可能……”

之后，她赶紧陪我去医院。在医院，我的各种检查都很正常，医生无法确诊。仔细看看，左腿比右腿要轻一些，好与坏齐齐儿地从膝盖中间的那条缝儿为界，只有内踝骨处的小圆圈里是好皮肤。现在我的嘉鹏身体恢复以后，恰恰他腿部残疾的位置和我当时的症状一模一样：双膝盖好坏的“分界线”两边，一边是正常人的体温，一边冰凉，左腿比右腿要轻一些，只是在他左腿踝骨处有个像圆规画的“圆”，有一点点知觉——难道，这就是母子连心的第六感觉？！

这个梦离儿子出事还有一个月。

至于夏院长的话，我信，因为我信梦。在专业工具书上明明白白地写着：“梦是睡眠中出现的一种生理现象，生理学上对梦的产生还不完全了解。一般认为睡眠时，如大脑皮层某些部位有一定的兴奋活动，外界和体内的弱刺激达到中枢与这些部位发生某些联系时，就可以产生梦。梦的内容与清醒时意识中保留的印象有关……”

我确实很害怕，当时就想回家。可是不行，得顾全大局，少一个人就等于给别人加大了许多工作量，实在是张不开口啊！只有忍着……想得不行，就给家里打电话。

“鹏儿，我是妈妈……”我在深圳这边也哭了。

“妈妈，您什么时候才回来呀……”12岁的儿子在银川那边也哭了。

因为总给家里打电话，长途电话亭的女老板和我都熟了，每次打电话嘉鹏哭我也哭，弄得女老板也跟着抹眼泪。

……

可每次和儿子通完电话，心里总是唤起许多甜丝丝的记忆，干活儿就特别有劲儿了。

我们当画家的总是有些浪漫。嘉鹏，顾名思义。鹏，庄子《逍遥游》曰：“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水击三千里，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嘉，善、美也。

当孩子还在我的肚子里翻跟斗、练武术的时候，我就开始精心地勾勒着他，我希望自己的孩子像一只美好、善良、展翅翱翔的大鹏。

静静的产房里，几小时的阵痛把我折磨得筋疲力尽时，医生用手拍了一下还没有半个巴掌大的娃娃的小屁股，对我说：“是个男孩儿。”

“怎么是这样儿呀……”我遗憾得直摇头。这小家伙和他妈妈想像中的年画上的胖娃娃判若两人：他很瘦小，才四斤二两，皮包着骨，从眉毛到发际线间竟然分布着七八道深深的皱纹，简直像个小老头儿……医生准备把他放进保温箱，可当我听到他那洪亮的哭声时，立刻改变了主意。孩子这坚忍不拔的劲儿像我，他是我的骨肉啊！我紧紧地抱着他，永远不再和他分离了……

有了儿子，我自己便开始了一个全新的生活，因为自己的命运已经和一个幼小的生命息息相关了。做母亲，真是幸福啊！

我依旧爱看书，不过不再像过去那样闷头看了，而是一边抱着孩子一边念。我尤其喜欢诗词和美文，自然总是给孩子读那些最美的，也包括我自己的采风日记等等。不管他懂没懂，这个怀里的小家伙总是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啊，儿子是有感应的……

我尤其喜欢在他酣睡后，静静地伏在他身边，细细端详着他的小脸儿。眼看着“小老头儿”渐渐地变了，头发渐渐地浓密起来，粉白透亮的脸儿没有一点儿杂质，细嫩得我都舍不得用手轻轻去碰，简直就像拉斐尔绘画上圣母怀抱中的小天使……精心地喂呀养呀的，我和他爸甚至经常轮流睡觉昼夜兼程精心地照料着他，等到了1岁的时候，儿子真的已经出落成了一个“人儿”了，瞧他：天庭饱满，眉清目秀，皮肤粉白，黑亮黑亮的眸子几乎占去了小眼睛的所有面积！他很聪明，也活泼好动，总是笑着。

每每我画画儿时，总要把鹏儿安顿好。在他走路还不太稳的时候，我就用被窝垛把他“围”在床上。我爱看书他也爱看，尽管还不知道书的反正，还是要看，而且哪本珍贵他就要哪本。我最喜欢的凡·高的画册自然也成了他最喜欢的，翻来翻去爱不释手，美丽的《向日葵》上居然留下了他那么多口水……他喜欢鲜艳的颜色，我就买了不少彩纸，还送给他把秃头小剪刀。

“妈，这像鸟儿……像花儿……像人儿……”鹏儿确认着。

他确认一个，我就把自己的剪纸往墙上贴一个。我告诉他，这都是妈妈给他剪的，如果鹏儿自己动手，也能自己剪得很好。于是他接过小剪刀，一开始怎么也剪不出个模样，自己倒成了个真实杰作——“彩纸堆里的娃”，后来渐渐真的能剪出玩意儿了。于是，我去上班的时候，他就坐在奶奶的床上剪呀，剪



呀……等我回来，就一一介绍给我，这是鸟，这是鱼，这是船，这是花儿……有一段时间他酷爱剪书橱，还专门用木纹颜色的纸：“妈妈缺个书橱子，我送给您……”

我一看，“书橱”上面竟然还有着精细的格子。他挺难过地告诉我，自己一不小心，把橱子的腿剪掉了。为剪这个书橱子，整整花了他一上午的时间！

“妈，等我长大了挣上钱给您买个房子大的书橱，让纸箱里的书，全都躺上去……”我笑了，儿子带我生活在他的豪言壮语中……

尽管透着人之初的纯真和善良，但他依旧是个十二分让我提心吊胆的孩子——他太淘气。你就是用了十二分的小心，但一眨眼的工夫就会爬高上低地折腾，不是胳膊上摔了个包，就是腿上碰破了皮，时不时地还会冒出点怪想法问问你。

“怎么别人的妈妈不这样？我妈妈怎么永远是这样的？”儿子常好奇地问我。我真的从来就不敢让自己不去奋斗。他爸是厂长，厂里的事情永远也忙不完，所以平时孩子只有跟着我，就连我晚上加班都带着他。在单位的画室，孩子静静地坐在一边写作业，累了，在椅子上铺张报纸，把我的衣服一盖就睡着了。等到画儿告一段落，我再叫醒他，带他回家。

从幼儿园到上小学，每天都是我骑自行车送他。他8岁那年，单位给了我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进修的机会。与儿子分别真是挺难的，我跟他讲这是妈妈一生难得的机会，他挺痛苦也明白……走前我嘱咐，一定要好好学习，听奶奶和爸爸的话。星期天替妈妈去姥姥、姥爷那里做些事情，孩子真的每个星期都去做了。孩子学校一放假，我就把他带到北京，把北京的所有的博物馆、画展都看遍了。

为了抓紧时间学习，我还是像当初在湖南师范学院那样的拼命。为了不影响宿舍的伙伴们，我请求负责后勤的师傅把地

下室楼梯口那间堆放杂物的小屋安排给我。她不解：“还不到5平方米，又黑又小怎么住？”

小屋放进床已经没有什么空间，我就把床头床尾架上板子，将新领到的书和自己购买的、从家里带的书放置两边。随着学习的飞速进展，书也越堆越高，还占据了小床的二分之一，弄得同伴们总是提醒：“要侧着睡，否则书倒下来毁容……”

嘉鹏大一些了，我画完画总对他说：“儿子，提个意见吧。”

于是，小家伙就一本正经地站在那儿，学着我眯着个眼儿，煞有介事地端详一阵子，对着我画的拼布书包大发感慨：“第一，您为什么把孩子的书包画成这样子呢？第二，能不能按照我想的画一个书包？第三，农村娃娃再咋样也不能上学背这种书包，难道大人就不能给自己的孩子买一个书包吗？您画的孩子在哪儿呀？我去给他送一个书包……”

渐渐地，他真的懂画了。在搞全国山水画大展的时候，我让他提意见，他说：“妈妈，是不是把远处处理得虚一点儿？”我一看，嘿，小家伙提得有道理，立即做了修正……

这次在深圳画壁画，是我离开工艺美术学院后的一份真正大作业。

……

当然，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这段时间，我在电话里和他爸闹了意见。他要到大连开订货会，偏要带上儿子。我不同意，一再跟他谈，把孩子放在我妈妈那儿。可他的意见也有道理，姥姥家离唐徕渠太近，嘉鹏又喜欢游泳，他不放心。并且还特别提示我，我们对面楼上一个和嘉鹏一起玩的男孩子就在嘉鹏他们常去的湖里游泳淹死了……此外他反复陈述，嘉鹏从小就想看大海，这是个好机会……

我明明知道这个一心搞事业的父亲非常不善于带孩子，明



明知道我父母全家都反对他带孩子出差，但是鞭长莫及，还是违心地向他做了让步……再说，嘉鹏很小的时候就常跟我说，他做梦梦见了大海，他五年级第二学期学的语文第一课就是《海上的日出》，而且这段时间我也在画《海》等等。总之种种原因，他确实想看海。

“……果然过了一会儿，在那个地方出现了太阳的小半边脸，红是真红，却没有亮光。太阳好像负着重荷似地一步一步、慢慢地努力上升，到了最后，终于冲破了云霞，完全跳出了海面，颜色红得非常可爱。……这时候要分辨出哪里是水，哪里是天，倒也不容易，因为我就只看见一片灿烂的亮光……这不是很伟大的奇观么？”我一直记着孩子读巴金先生《海上的日出》的时候一副期盼的样子……

此外，聊以自慰的是，嘉鹏最近托人给我带来了一张“小博士”照片：鼻梁上架了个没镜片的眼镜框，带着博士帽，穿着博士装，小脸儿装得还挺严肃。我就把它带在身边。

在我接到照片后的长途电话里又传来了他自信无比的声音：“……妈妈，等我长大了，一定要带上真正的博士帽让您看看……”

我笑了：“儿子，你总是让妈妈活在你的豪言壮语里……”

我真想儿子！

唉，扳着手指头算算，再有十几天我们就可以完工回家，那时候，他们也出差回来了……

“小沈，真奇怪，我一夜都梦见你孩子他爸来这儿找你……我又没见过他，可他就站在这儿……”同宿舍的同事对我说。大家都笑了，跟她开玩笑说，一定是她想自己的家了。

第二天，我在画《海》。我想，嘉鹏他们这时候已经到了海边。可无论如何，心里总是异常地躁动，总觉得难以下笔，画到下午的时候，心里慌乱得居然在架子上站不住了，在屋里越

走越心慌，怎么都进入不了状态。这是我多年从事美术事业从来没有过的尴尬！这时，天下着雨，我还是不由自主地跑到了电话亭。

其实，在这之前我们通过电话。儿子说：“妈，以后周六您不用再打电话了，爸带着我去大连呀。”

但是我无论如何控制不住自己，还是拨通了家里的电话。

“喂……”居然对方有人，我小妹接的电话！

“你怎么在这里？”我很奇怪。

“姐呀，他们本来是去大连的，还没有呢，嘉鹏他爸在单位出了点事……”小妹说。

“喂，沈老师，王厂长从楼梯上摔下来了，现在住院了。”嘉鹏父亲单位的一位部门负责人说。

“那嘉鹏呢？让他接电话。”我本能地问。

“孩子在医院陪他爸呢，你赶快回家吧。”对方说。

回到饭店，同事们都催促我赶快回家。什么都来不及拿，我背着个小挎包马上上路，挎包里专门放进了一双给儿子的运动鞋。嘉鹏有个滑板，他滑板滑得相当不错，都是带技巧的。为此，我哥哥在深圳专门给他买了这双鞋。那年月买双名牌运动鞋是很奢侈的，孩子们一般都穿球鞋。孩子没有看见梦牵魂绕的大海毕竟是个遗憾，这双鞋总归是对他的一个心理补偿吧……

我哪里知道，这时，其实就我一个人蒙在鼓里呢……

二、“救救我，妈妈……”

1993年7月23日14时40分，由银川飞往北京的西北航空公司2119航班的飞机因襟翼未放出，在起飞后飞行高度还不足100米的时候，便坠入机场跑道尽头的芦苇湖中，机身断裂成

